

去 远 方

郝景芳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郝景芳

著

去 远 方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去远方 / 郝景芳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99-9277-8
I. ①去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2447 号

书 名 去远方
作 者 郝景芳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周亚林
选题 策 划 王俊一
责任 编 辑 姚 丽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70千字
印 张 9.5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277-8
定 价 3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言

此次出版的《去远方》是在2011年出版的《星旅人》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调整。书名为《去远方》，是用了集子中的一个短篇的名字，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篇。

《去远方》是我早期写作尝试的完整的总结。我写的小说始终属于无类型文学，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就更为明显。

我的小说一直有问题。对科幻读者来说不够科幻，对主流文学作者来说不够文学。我曾将幻想小说投给过主流文学杂志，但因类型不合适，收到过几次退稿。编辑告诉我，杂志并不发表科幻作品。另一方面，同样的几篇小说也曾被科幻杂志退稿，理由是过于文学化、不太科幻。这是我在相当长时间里面临的尴尬。

如果我们将小说空间分为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，那么纯文学或者主流文学关心现实空间，也表达现实空间，而科幻或者奇幻文学关心虚拟空间，也表达虚拟空间。前者如老舍先生的茶馆，现实中的人物悉数登场，嬉笑怒骂反映现实世界的光怪陆离。后者如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或星球大战的太空战场，自有虚拟世界的逻辑和战斗目标。

而与这两种纯粹的形式相对应的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更模糊的文学形式：它关心现实空间，却表达虚拟空间。

这种介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文学形式构筑起某种虚拟形式，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。它所关心的并不是虚拟世界中的强弱胜败，而是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。

《西游记》是这种形式的翘楚。它不是现实主义文学，现实中不会有一只会变化的猴子和一只贪恋美女的猪与人一同上路，也不会有妖魔占据每个山头，但它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奇幻文学：它要讲述的，不是魔法与种族的对抗谱系，它所关心的比那些更现实，也更复杂，它写出的是现实世界的魔障，是一个人足不出户而在心路上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，写下的猿是心猿，马是意马。四大名著中，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都是以非现实的情节开场，无论是石碑下的黑风，还是补天的顽石与一棵草，都要将现实放在虚幻的大框架下。

虚拟现实可以让现实以更纯净的方式凸显出来。虚幻的意义在于抽象，将事物和事情的关系用抽象表现，从而使其特征更纯粹。谁能说得清顽石和一棵草对于《红楼梦》的意义？没有它们，贾府

的恩怨依然可以上演，但若没有它们，贾府的恩怨就只是世俗大宅的恩怨，整部书也就缺少了出世和入世这最为重要的超脱主题。若《离骚》不曾上天入地，只是一曲哀歌的话，那么它也必然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精神求索。

讲这些东西，我并不是想把自己的小说与古代神话和经典名著相提并论，而只是想探讨类型文学对类型的局限。我的小说距离经典还很远，我并不想用经典作品为自己的作品贴金。我只是觉得，给任何文学作品贴标签、设定分类，从而人为设置栅栏，也许并不是一种好的方法。文学杂志和出版作品上架的时候都有分类，摆在不同货架，相互之间没有交叠。这种情况使得文学作品化为一个一个小圈子，读和写都与其他圈子没有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难免会想，如果《西游记》在今天发表，读者范围可能不会超过奇幻文学的小圈子，也不会有很多人意识到其中埋藏的复杂内容。

对我来说，文学首先是文学，其次才是某种类型的文学。我写的作品不容易归入类型，也不容易发表。我起初还在意，后来也就释然了。很感谢那些即便如此，还能支持我写作的人。从前以为这些短故事不会被人认可，直到人民文学杂志的盘索编辑看到并予以认可，才让我对这些无法归入任何类型的简短作品有了一点自信。这些支持对于一个无法找到归属感的作者来说至关重要。

再次感谢九天传媒的邀约。九天的编辑也给了我许多理解，这是我最看重的事。

2016年6月 郝景芳

目 录

前言	1
莫比乌斯	001
去远方	025
癫狂者	051
雕 塑	081
镜 子	089
城 堡	099
看不见的星球	113
我们的房子会衰变	133
祖母家的夏天	137
遗迹守护者	153
山中问答	165
皇帝的风帆	173
揭 发	199
九颜色	211

莫比乌斯

阿木躺在床上，揉着胳膊，他有点挂念小舟。他觉得有这几个月挺不容易，尽管有最后的结局，他也不觉得亏得慌。

起初阿木什么都做。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，搬过几天砖头，看过大门，木工活儿试过，但不好找。凭在老家饭馆干过的经历，找了一份厨子的活儿。这活儿不错，不用出苦力，还能吃得不错。他打算就这样了，老板对他也还算满意。

过了几个月，忽然有一天，同乡的一哥们说，他认识一个阔老板，招人给孩子当家教，教画画，一节课就能给五百。哥们说得羡慕，阿木也听得羡慕。一节课五百，顶他做饭一星期。哥们说了就忘了，他却琢磨着这事，怎么都睡不着。这活儿也太肥了，简直跟满地捡钱差不多，他决定跑去试试。万一让人识破了，大不了轰回来，也不亏什么，反正他本来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。于是隔了两天他就找哥们要了地址，说他认识一个学画画的学生，哥们半信半疑，但也没追问。

老板住的地方看着十分了得，机场高速方向上的一个小区，都是小别墅。小区外面虽然挺荒凉，但小区里却是有花有草，有桥有水，还有个钟楼和风车。小别墅一栋栋，跟动画片里画的一样。阿木在电视上看见过，还没见过真的，能在这儿工作真带劲，他想。阿木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，他穿了一件方格子衬衫，一条牛仔裤，歪戴一顶贝雷帽。贝雷帽是他在万通买的，二十八块钱。他想，可惜自己没有长头发，要不然梳个辫子，看上去会更像个艺术家。他小时候在学校学习还不错，现在在弟兄里也算长得文气。为这次面试阿木投入了不少，还去美术馆外面小店里买了几支画笔。

开门的是小舟，她开了门就往里走，看都不看阿木一眼。但他看清楚了她——水灵的小姑娘，系一个马尾，有一些松散的头发飞着，穿着一件男孩子的衬衫，袖子挽着。她一脸气恼的样子，也不理人，低着头就往里走，辫子后面露出白净的脖子。阿木在门厅呆站着，不知道该跟进去，还是等人出来招呼。

屋里有个男人的声音问是不是应聘的，阿木连忙应了一声。

来到客厅，见到男主人，挺有气势的样子，小平头，坐在沙发上，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，另一只手拿着一只烟斗。见到阿木，把烟斗放下，向茶几边上的椅子示意了一下，叫阿木坐下。小舟坐在远处的一个单人沙发里，抱着双腿，脸侧向一边，看都不看阿木和她的父亲。阿木能感觉到在他来之前空气里萦绕的声音，屋子里有一种不安定的气氛。

男主人问他是从哪儿毕业的，声音显得沙哑。阿木说是山东工艺美院，他包里还揣着一张假文凭。他想过，不能说是中央美院这

样的地方，太近，也太高端，太容易查出造假。

“专业？”

“油画。”

“教过学生吗？”

“教过，从高中时就开始教啦。”

“会教高考美术特招吗？”

“会，怎么不会？我自己就是高考特招出来的。”

“那画两笔我看看。”男主人审视地看着他。

阿木打开夹子，将一张纸铺在茶几上，掏出几管水彩颜料，和水调起来。他往纸上泼颜料，大面积泼过去，然后再换支笔甩一甩，最后勾画了几笔。他在电视里看过一个美国人这样画，当时他就感叹画画容易。白纸被颜料铺满了，他看到小舟偶尔抬头，远远地瞟一眼。

老板皱着眉，显然没有被他打动。阿木开始讲，他也不知道讲什么比较好，就讲社会风气，他觉得开场白批评社会是最保险的。然后他讲这些颜料的高明之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哪里高明，于是就用做菜做比喻，做菜他最熟。他说这颜料的搭配就像食材，没有什么理论说哪样东西必须搭配哪一样，但是有经验的厨师都知道应该怎么搭配，颜料也一样；好菜最后讲究妙处蕴含在味道的含蓄中，颜料也一样；好菜能发挥食材本身的香气，颜料也一样。他说着，发现小舟和她父亲都怀疑地瞅着自己，心里于是忐忑，渐渐小了声音。老板一直没有插嘴，还是上身靠着沙发背，晃着腿。

最后，老板打断他：“好久没画了吧？颜料都拿不稳。”

“哦，紧张，紧张的。”阿木连忙赔笑道，“一见贵客就紧张。”

老板显然不甚满意，摆摆手，想打发他离开。

小舟忽然开口了：“你还会干什么？”

阿木呆了一下：“什么都会一点吧。”

“会雕刻吗？”

阿木木工出身，忙说：“哦，雕刻啊，木雕会一点。”

小舟又问：“木头人像能雕吗？”

“能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”阿木满口应承。他只雕过椅子上的花。

“那就是你了。”小舟说。

她的父亲有点不满：“这才看了几眼！之前不是你说得好好挑一挑吗？这人怎么样你看都不看，什么就是他了？我看这人不行，再挑挑看看。”他说着举起阿木的画，甩在了茶几上。

“我说行就行！”小舟站起身，干脆地说。

阿木看傻了，不明白为什么小舟会和她爸爸争。待了一会儿，他心里又挺美，他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句话惹得她开心了。不过这么个漂亮的小姑娘替自己说话，他觉得只有傻子才不高兴。他又看了看茶几上自己涂抹的“抽象艺术”，猜测没准是一幅好画。也许自己还挺有天分呢，他想，要是真有天分，以后就改行画画去。

小舟的执拗起了作用。她和父亲说了几句就不想说了，抱起自己的东西往楼上跑。她满脸不开心，阿木从进门就没见她笑过。她边走边说：“算了，不行就算了，我本来也不想找老师，完全是应付家长的，不行就算了。”

“嘿，这叫什么话！”父亲跺着脚，边愤慨边妥协下来。他跟

阿木说，留下来试用三个月。

晚些时候，合同签好了，阿木上楼到画室，准备说谢谢。小舟在看书。小舟让他把门关上，又让他确认她父亲没有在门口。

“你不会画画对不对？”她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拿画笔跟拿铅笔一个姿势。”

阿木脸红了。他不知道小舟要说什么，他在心里打鼓，想着怎么才能解释。

“没事，你不用害怕，”小舟的声调还是冷淡，但比刚刚在楼下缓和，“我本来也不是让你教我画画的。我看得出你手上有茧子。你看看这个你能雕吗？”

她说着将手里的纸递过来，纸上有一些图案。阿木看了看，是一些人形，衣着不算太复杂。他点了点头，说可以，没问题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硬撑着。

阿木开始到小舟家，每周一次。小舟对他态度和气，也不用他画画，每次来了就是雕刻。小舟自己会画画，照阿木看，画得很好，看着跟照片一样，还比照片好看。

小舟也跟他说话，零星说她的事。她十六岁，上高一，在一所公立重点中学。她父亲想送她去私立，她不愿意。她从小画画好，读书也还行，父亲想给她请个老师，将来考一流大学的美术特招。小舟家原本也不在北京，父亲来北京做生意，为了让她考学，就想办法办了户口。她父母一直各地奔波，从她小时候开始，已经有不少年头了。现在父母也经常不在家。她父亲姓潘，但她跟了母亲姓

华。在老家还有一个哥哥，跟父亲姓，比她大六岁，现在已经开始做生意了。这些是阿木陆陆续续知道的，小舟没事就跟他聊几句。

阿木也说自己的事。小舟知道他假装会画画，他也就不怕再暴露。他讲自己小时候村子里的事，讲爷爷教他做木工活儿，讲他第一次去城里打工时被人骗走的钱，讲他刚来北京时住的地方。小舟总是很有兴趣地听着。阿木觉得她特别聪明，聊天的时候从不停下画画，最后画也画好了，聊天的内容也都能记着。阿木就不行，说或听到兴头上，手里的小刀就停了，小舟不得不总是停下来催他。

起初小舟没说为什么要雕这些小人。数量不多，只有五六个，但要求很细致。有一天她从学校拿来一些滚圆的珠子，不知道是什么材料，又黑又沉，让阿木给小人身体掏个洞，把珠子放进去，嵌在中央。阿木问她为什么，她也不答，阿木就只得照做。

小舟画的画不喜欢给父亲看。她画了很多，收起来大部分，只留一两张在外面应付父亲。她不仅自己画，还替阿木画。阿木拿去给她父亲看，说是他自己的作品，她父亲慢慢也就信了。她还教阿木一些知识，什么印象派、野兽派，什么波什、达利、伦勃朗。阿木记性不好，说十个名字能记住一个就不错，但久而久之，也能记住一二，这是救命的招数。潘老板有时候在家请人吃饭，若赶上阿木来，就介绍给客人，说是美术家。客人寒暄，阿木就靠这皮毛知识应对过去。起初他心惊胆战，后来发现即使讲错了也没人知道，就放心了。他尽量让自己穿得显文气，穿得好了，别人就不怎么注意你说什么了。

小舟家的客人很多，但小舟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，家里

来了客人，她是从来不陪的。阿木一般是周六下午去小舟家，有时能赶上没有散的饭局。潘老板见到阿木，常叫他过来，聊上几句。客人多半穿得体面，有年轻有老，有秃顶，有戴眼镜，有抽烟有不抽烟，有说着荤笑话也有压根不说话。饭局间有人张罗，筷子敲着杯子劝酒，有人边笑边打嗝。桌上有剩下的鱼肉，也有大堆毛豆壳。阿木从不多话，潘老板介绍谁，就和谁打招呼。

“这是陈局，这是王司，这是华总。”

“陈局！王司！华总！”

除了打招呼，阿木一般不开口。他像被塞进虾壳里的毛豆，生怕被戳出真相来。沉默倒也符合艺术家的身份，众人忙着哄笑，都不在意。

每次和客人寒暄之后上楼，小舟总有好一阵子不怎么和他说话，阿木似乎感觉到了小舟的情绪，但不敢问。时间长了，也能猜出几分。有时候小舟神情特别抑郁，话也不愿意说，阿木去客厅里听一下，准能听到牌室的麻将声。潘老板似乎很喜欢打麻将，有时候，午饭一散就开打，从下午到晚上，等阿木走时还在打。小舟比阿木敏感，不用下楼就能听见。如果阿木发现小舟不仅抑郁，而且特别烦躁，那多半不仅是有人打麻将，还有人喝多了酒。这种时候，打麻将的声音就特别吵，有人大声吆喝，还有女人的笑声，不用下楼，在画室就能听见。这种时候，阿木就不敢和小舟多说话，怕一不小心惹她发脾气。有一次屋里闹得特别吵，小舟扔了画笔，一个人跑到墙角的沙发里坐着，眼睛里好像有泪水，她的样子像一只缩起来的小猫。阿木远远地雕着木头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阿木很少见到小舟的母亲，华太太似乎总有应酬。每次阿木出于客气问起来时，小舟都说出去了，不是去逛街，就是去其他太太家喝茶聊天，要么就连小舟也不知道。比起潘老板，小舟似乎更不喜欢提到华太太。偶尔放松的时候，她还会讲她父亲带她去山里打猎，但她母亲的事，阿木几乎没听她说过。

有一天，阿木来早了。午饭时间刚过，他在客厅碰到了华太太和小舟。

阿木有点惊讶。华太太看上去很年轻，像只有三十几岁。华太太长得不算漂亮，阿木觉得她的扮相有点雷。梳着一个高高的辫子，前额的头发揪得紧紧的，戴一对大耳环，画着黑眼线，穿一条烦琐的裙子，围了一条带穗穗的大披肩，显得年轻，却又一眼能看出不年轻。阿木连忙和她打招呼，她也热情地招呼阿木：“啊，是你啦，早就听说啦，艺术家啊，真是年轻有为啊。麻烦多帮帮我们家小舟，这孩子不懂事，你多担待着些啊。”她亲密地搂过小舟，亲昵地拍了拍小舟的头，然后大声地笑了，出门时还回头看了阿木一眼。

小舟跑上楼去，阿木跟着她上楼。“你妈看着很年轻啊。”他说。

小舟没回答，像是没听见。阿木觉得她似乎不大高兴，赶忙说：“不过可没你好看。”

小舟转头瞪了他一眼，不接他的话茬，说：“你不是说今天拿你们小时候偷西瓜的照片吗？拿没拿来啊？”

阿木连忙说：“哦，拿来了啊。”他说着掏出一张很老的五英

寸照片，边角都卷了。照片里有五个一身泥的小男孩。“我们偷西瓜时，得把自己弄泥了，偷偷爬过去才不会被发现。其实我们自己家地里也有西瓜，但还是偷的好吃。我们先跳河里弄泥。我别的不行，就憋气最厉害。我能下去两分钟，把泥弄一盆上来。我们就都抹身上。抹完了不光是黑，还滑溜，这样万一被发现了，抓也抓不住。有一回被老大爷发现了，他追着我们跑，那叫一个能跑啊，别看七十来岁的老爷子了，追得我们满处跑。当然我们也小，我可能才五岁多。那回他就捉住大壮了，只不过哧溜一下，又溜了。”

小舟看着照片，看了好久，说：“真好。”

“什么真好？”

小舟又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我跟着奶奶长大，小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跟花玩。”

“哦。”阿木没想到。

“即使现在，我爸爸都不让我出去玩。”小舟将照片还给阿木。

阿木不知该怎么回应。小舟说话总是淡漠的，但他觉得有点凄凉。

不允许出门这一点，阿木很快就见证了。下一个周末他刚来，就觉得气氛不对，小舟正和父亲生气。阿木问了才知道，小舟要和同学们出去玩，晚上可能不回来，在郊外农家院住一晚，潘老板怎么都不同意。小舟和父亲吵起来，赌气不吃午饭，父亲更生气了。最后小舟妥协了，说她不过夜，早一点回来也行，潘老板却翻脸不认人，连出去都不让她出去。小舟气得没办法，跑到楼上的房间里，一言不发，不吃不喝也不睡。

阿木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上课，就去敲小舟的房门。门是虚掩的，一碰就开了。阿木看到小舟站在窗边，手指贴着玻璃上，一动不动向楼下看着。阿木退出来，一个人回到画室，望向楼下，看到一个高个子男生在别墅后花园外站着，向楼上望着，摆手。阿木在画室待了一下午。三点多的时候，那个男孩终于走了。

傍晚时分，别墅安静下来。华太太又不在家，潘老板也出去晚餐了。潘老板似乎也知道窗外男孩的存在，一直在家等着，直等到男孩走了，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开车出去。到了下午五点，阿木的课也该结束了，他收了收桌上留下的木屑，把完工一半的小人整理好排起来，拍了拍裤子，拉开门想回家，却在楼道里碰上从房间里出来的小舟。小舟的头发乱蓬蓬的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看到阿木就低头向前走。

“你爸走了。”阿木主动跟上她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小舟仍然低着头。

“那你要是想玩就去吧，我保证不告诉你爸。”

“来不及了。他们走了。”

“他们去哪儿了？”

“密云。本来中午就要走的，他们下午等了我好久，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。现在这么晚了，我肯定过不去了。”

小舟说得冷冷冰冰。阿木替她遗憾。

“嗨，他们也许也没什么好玩的。”他说，“密云我去过两次，看着也不怎么样。”

“不是密云的问题。”小舟边下楼梯边说，“关键是跟谁一起